左傳春圍宋彭城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登成也不與其專邑叛君故使彭城還繫宋彭城降晉不書賤畧之晉人以宋五大夫歸置諸瓠丘晉地河東東垣縣東南有壺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為討二月齊大子光為質於晉

胡傳楚已取彭城封魚石戍之三百乘矣則曷為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雖專其地君子不登叛人所以正疆域固封守謹王度也

杜氏曰魯與謀於虛朾而書會者禀命霸主非匹敵故

郛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天王崩赴告已及而小國朝大國聘左氏皆曰禮也

此何禮乎杜預范甯謂赴未至然下無曰未有以辨

其久近也

二年春王正月葵簡王

鄭師伐宋

左傳楚令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睔古困反

左傳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兵役無休以負擔喻冀從晉而得息

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楚子任此患不為他人

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言盟誓之言

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鄭伯睔卒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杜氏曰晉伐喪非禮宋雖非卿師重故叙衛上

唯寡君賴之　大夫專會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齊謚也左氏謂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婦人越疆

送葬異哉

叔孫豹如宋

左傳通嗣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子辛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二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吳楚交兵始見經）

左傳楚子重伐吳克鳩茲（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至於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使鄧廖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子重歸

吳人伐楚取駕

公如晉

左傳始朝也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樗勑居反）

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左傳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晉言願相見以謀不協而齊不許是齊為不協也乃盟于䣢外與士匄盟䣢水名音而

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

未同盟于雞澤單頃公王卿士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杜氏曰雞澤在廣平曲梁縣西南　按前年城虎牢鄭人請成故今年合諸侯鄭列於會而同盟以堅服鄭也堅服鄭以同外楚也單子與盟蓋自齊桓假王人為重然首止葵丘會王人而不敢援與同盟世變日降王人之同盟屢矣習俗既成雖以悼公之賢而不知革也而其失亦難掩矣然是役也左氏謂非惟為鄭

于此

杜氏曰諸侯既盟袁僑乃至故使大夫别與之盟言諸侯之大夫則在雞澤之諸侯也殊袁僑者明諸侯之大夫所以盟盟袁僑也　按穀梁氏曰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政矣啖子曰諸侯盟已畢而袁僑至故大夫與之盟耳無他義也愚謂大夫奉君命而盟袁僑非大夫相與私盟也非大夫張也晉君方明六卿皆民譽諸侯

和恊何得因一盟而失政自是始乎但踐土之盟陳穆公如會文公未嘗再要以盟而陳服於晉歷三世而不叛袁僑受陳侯之指而來苟有誠服之心又何必汲汲以盟誓結之哉此則悼公不知本之過也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左傳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張氏曰荀罃悼公之賢大夫也見陳人之服不

必叛因言和戎有五利公說從之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左傳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子國子產父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左傳穆叔覿鄫太子於晉以成屬鄫書曰叔孫豹鄫太子巫如晉比諸魯大夫也巫若自受鄫命則豹當言及今巫來至魯魯使命之令與豹同行故不言及比之魯大夫也魯大夫兩人同行皆不言及

劉氏曰鄫屬

左傳旱也　杜氏曰雩夏祭所以祈甘雨若旱則又修其禮故雖秋雩非書過也雩而獲雨故書雩而不書旱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左傳楚人討陳叛故殺公子壬夫貪也　杜氏曰陳之叛楚罪在子辛共王既不能素明法教陳叛之曰又不能嚴斷威刑以謝小國而擁其罪人興兵致討加禮於陳（四年楚將伐陳聞喪而止）而陳恨彌篤乃怨而歸罪子

辛子辛之貪雖足以取死然共王用刑為失其節矣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左傳九月丙午盟於戚會吳且命戍陳也杜云公及其會而不書盟非公後會盖不以盟告廟穆叔以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於會　公羊傳吳何以稱人吳鄫人云則不辭　胡傳謂吳來會諸侯而不為主則進而稱人諸侯往與之會而主吳則貶而稱國恐經無此意要之公羊之

說是矣

公至自會

冬戍陳

杜氏曰諸侯在戚皆受命各還國遣戍不復有告命故獨書魯戍　程子曰非王命而勤民遠戍罪也而善於戍陳何哉盖陳附中國而楚爭之則戍之者在於助陳而距楚與之可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

世子光救陳曹伯下公穀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左傳楚子囊為令尹公子貞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公及救陳而不及會故不書城棣城棣鄭地陳留酸棗西南有棣城

李氏曰范宣子憂晉之不能保陳與管仲憂齊之不能保江黃正相類甚矣遠人之來固不可不恤而中國之力亦不可不量也

然晉之竭力以救陳與齊之坐視不救又有間矣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穀梁傳善救陳也

辛未季孫行父卒

左傳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在阼階西鄉）宰庀家器為葬備（庀具也）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器備謂珍寶甲兵之物）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左傳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夏宋華弱來奔

左傳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

樂轡怒以弓梏華弱於朝張弓以貫其頸平公見之曰司武而

梏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立異姓也按莒今滅鄫以為附庸後魯取得之何妨書取鄫乎且定六年鄭滅許哀元年許復見經則鄫之滅而再見亦何足怪若鄫人實取外孫為國嗣罪自在鄫非莒之過則經文又當如梁亡之類而言鄫亡不得書滅且以人情物理言之鄫雖小國亦有君臣社稷豈肯居然取於異姓為後乎槩其事情莒人以兵破鄫而立其子使守之其子鄫之外孫因令為附庸以奉鄫祀神不歆非類是使鄫絕祀事須書滅

公穀但傳得立鄫甥守祀之説而不知事實耳

冬叔孫豹如邾

左傳冬穆叔如邾聘且修平四年邾人莒人伐鄫臧紇侵邾敗于狐駘

季孫宿如晉

左傳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　趙氏曰據前年會於戚已令鄫聽命於會即明不私屬魯今鄫亡自不關魯事何得來討　按滅鄫者莒也晉不問莒而問魯何耶蓋滅鄫之説三

傳互異皆無的據妄說耳襄公幼弱政在季孫宿嗣父任喪未朞而執使命植私交也　魯既世卿而大夫無復三年之喪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齊圖萊久矣自宣七年伐萊至是遂滅之萊姜姓例稱滅同姓書名今齊滅萊不名則例之說不通矣

公羊傳曷為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

七年春郯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左傳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夏正建寅之月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三卜禮也　汪氏曰三卜雖禮而卜郊止於三月今書四月而三卜不從則過時不敬故書以譏非時而非譏其瀆卜也　杜氏曰牛已稱牲既卜日也卜郊又非禮也

鄬（于軌反）

左傳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　杜氏曰謀救陳陳侯逃歸不成救故不書救也鄬鄭地　汪氏曰書楚圍陳書會于鄬書陳侯逃歸而不言救陳所以著荆楚滑夏之强晉悼安攘之怠而陳侯棄夷即華之心不固也自是凡會同無陳矣

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髠苦門反公穀作髠原鄵七報反又采南反字林千消反）

左氏謂鄭僖公將會于鄬子駟相不禮焉及鄵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然諸侯方會其郊子駟其敢然乎胡氏曰弒而可以偽赴又順其欲而不彰則亂臣賊子免于見討而春秋非傳信之書矣黎氏曰若君實被弒以疾赴遂從而書之則弒君豈有以實告者乎趙氏曰若實弒而書卒是春秋庇逆賊也　公羊云曷為不言其大夫弒之為中國諱也鄭伯將會諸侯于鄬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

以中國為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為強則不若楚于是弑之穀梁云其不言弑何也不使夷狄之民揖諸大夫欲與楚者加乎中國之君也按大夫欲與楚君不從而弑之此亦不近情理是時晉君方明豈不討乎　趙氏曰按經文未見諸侯則是已出境臨欲相見耳公羊乃云未出境盇見其非也　公羊云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穀梁云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為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

晉君方明八卿和睦必能致力于陳矣奈何不顧而
為匹夫之事爭故書逃歸以罪之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傳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　趙氏曰會邢丘
亦言聽朝聘之數若朝朝時已受命何須更會左氏朝
聘之下一切須言事由多非其實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穀作濕後同

息愛人而不由德乎使政在大夫又豈所以愛之也後此八年溴梁之會悼公初沒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君若贅旒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邢丘之事魯公在晉而季孫宿會見魯之失政也諸侯之大夫貶而稱人謹其始也　啖氏曰左氏云大夫不書尊晉侯也按尊晉侯則季孫亦當不書且魯君與他國大夫會例書名何獨尊晉侯乎　李氏曰此條左氏得其事胡氏得其義論其事則不欲煩諸侯者晉侯之

美意也論其義則不可委大夫者春秋之深意也左氏所謂尊晉侯者亦不過不以大夫敵諸侯之意耳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左傳以疆鄫田　按莒滅鄫伐魯以疆鄫田其為奸齊盟大矣而伯討不及晉方慮楚故也據此則莒以兵滅鄫明矣孰謂以其子後鄫為滅鄫也

秋九月大雩

左傳旱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左傳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穆公子子蟜子游子子展子罕子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逸詩兆卜云詢謀多職主競作羅羅罔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境以待強者

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彼也）行邁謀（謀于路人也）是用不得于道（衆無適從）請從楚騑（子駟名）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畧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盡也）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馮迫也）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小跪也）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

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獨使也）行李（行人也）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于是及楚平不書鄭無信也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傳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

九年春宋災（災公作火）

唐氏之火正閼伯高辛氏之子閼於葛反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謂出內火時相土因之契孫商之祖也故商主大火相土始代閼伯之後居商丘祀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杜氏曰天火曰災來告故書

夏季孫宿如晉

左傳報宣子之聘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公作繆姜

附左傳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許宜反

左傳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於鄟門鄭城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於師之梁亦鄭城門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於北門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行栗表道樹甲戌師

為勞心之勞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子駟公子發子國公子嘉子孔公孫輒子耳公孫蠆子蟜公孫舍之子展及其大夫門子卿之適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士弱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

十有一月己亥同盟于戲左氏云鄭服也因載晉鄭盟辭云云 按此誤也若是鄭與盟何不書及鄭同盟乎又左氏所載之辭乃是晉鄭二國相要何關諸國之事故知傳所載者自是晉鄭盟也經書同盟自是晉與諸國同盟鄭不與也 永嘉呂氏曰按左氏同盟于戲鄭與焉然柯陵之盟亦書于伐鄭之後則鄭服未可知今以經考之盟柯陵之後諸侯再伐鄭則其未得志于鄭可知盟戲之後楚子伐鄭則為鄭服可

知十一年同盟亳城北亦鄭受盟也會于蕭魚亦鄭與會也皆書于伐鄭之後比事而觀可見矣　胡傳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勝之道矣故下書蕭魚之會以美之

楚子伐鄭

左傳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强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强矣盟誓之言豈

敢背之且要盟無質（主也）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絜也）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孑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中分鄭城中里）

（名罷戎楚大夫）楚莊夫人卒（共王母）王未能定鄭而歸

附左傳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散在民）亦無困人（不匱之）公無禁利（與民共）亦無貪民（禮讓行）祈以幣更（不用牲）賓以特牲（務崇省）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

午滅之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乃予宋公　杜氏曰偪陽妘姓國今彭城偪陽縣也

按偪陽及相皆在今沛縣乃吳入中國之要路會吳于相遂滅偪陽蓋為吳開道也左氏封向戌之說無據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陳氏曰凡專將言帥師帥師苟二國會則先序主兵者而

不言師師言帥師師是國自為帥也

晉師伐秦

左傳報其侵也　杜氏曰荀罃不書不親兵也　按方勞師于會吳滅偪陽而又西伐秦可謂虐用其民矣諸侯惟宋事晉最謹今宋受兵不速救而且以報怨又不知務也據左氏實荀偃帥師而不書畧之也文公怙楚資秦之力吾以為悖公通吳之不若好秦也

止有爭及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故五族聚不逞之徒以作亂入西宮殺三卿于朝不稱大夫程子以爲失卿職也　杜氏曰以盜爲文故不得言其大夫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左氏載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晉荀罃曰我實不能禦楚鄭何罪不如還也楚人亦還前城虎牢不言鄭此戍虎牢則繫之鄭者黎

氏云城則取而城之故經有城楚丘城緣陵皆不繫之國戍者以兵守衛之故經有戍衛戍陳皆繫之國王氏云城虎牢不繫之鄭者時鄭從楚中國取其虎牢而城之為中國守險以制鄭非為鄭而城之也戍虎牢而繫之鄭者時鄭已從晉中國恐楚伐鄭故置兵守衛以拒楚是為鄭而戍之也按鄭及晉平于戍虎牢之後則謂鄭已從晉恐楚伐鄭為鄭而戍者亦未合左氏曰非鄭地也言將歸焉恐實有此意蓋既

五父之衢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南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毁其乘說見下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舍說並見下孔氏曰昭五年云舍中軍明此年作而彼年舍故知舊有二軍今增立中軍也然則止是作中軍耳而云作三軍者傳言三子各毁其乘則舊時屬己之乘毁之以足成三軍是舊軍盡廢而全改作之故云作三軍也往前民

皆屬公國家自有二軍若非征伐不屬三子故三子
自以采邑之民為已之私乘如子產出兵車十七乘
之類是其私家車乘也今既三分公室所分得者即
是已有不須更立私乘故三子各自毁壞舊時車乘
部伍分以足成三軍也其乘之人即所分得者國內
三分有一之人也役謂共官力役則今之丁也邑謂
賦稅若今之租調也以其役與邑皆來入季氏者則
無公征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以懼

民驅之使入已耳孟氏取其子弟之半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一叔孫氏盡取子弟以其父兄歸公昭五年傳追說此事云季孫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臣其子弟謂以父兄歸公取其半又如叔孫所取中更以半歸公也彼傳順序此文顛倒　杜氏曰制軍分民不如是則三家不舍其故而改作也此盖三家盟詛之本言　胡傳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僖公之詩曰公車千乘

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
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
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丘卒還於邑不相繫也文
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
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
謂之作　按杜氏謂魯舊二軍今增立中軍緣三子
各毀其乘舊軍盡廢而全改作之故曰作三軍胡氏
謂魯本有三軍今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

故謂之作三軍胡氏發臣無私乘無私民之義甚中肯綮而說作三軍處未瑩盖依周制則魯侯國止有二軍耳僖公之車千乘徒三萬亦僭也自周衰軍制僭亂而言晉已六軍矣觀魯成公作丘甲之後魯之軍亦踰制矣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以四卿並將于鞌之役則不止于三軍可知已然制度既壊則增減分合亦無定雖晉軍亦然而況魯乎伯主之令軍多則貢賦多魯之軍有時而為三有時

而自減為二皆不可知也此作三軍蓋豖予自減為二之後杜氏謂增立中軍其説是也增立中軍止可謂之作中軍而曰作三軍者三家欲専其民人各毁其乗而改作之孔氏之説是矣　前書城費此書作三軍明年書季孫宿救台遂入鄆著季氏之强也其後享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耦民不屬公矣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　因四卜之瀆

以著魯郊之僭　汪氏曰僖三十一年亦四卜郊不從但書免牲不書不郊葢免牲則不郊可知此云不郊則卜免牲不吉而不敢免也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左傳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于晉晉不吾疾急也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于我楚弗敢敵而後晉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

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
使疆埸之司惡于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
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
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
夏鄭子展侵宋　按鄭之謀國有二犧牲玉帛待於
二竟欲唯强是從者子駟也晉君方明八卿和睦知
必不棄鄭欲仗信以待晉者子展也至是子駟既亡
子展遂堅於從晉然猶必侵宋以致諸侯之師使晉

德政以自强敦信義以睦隣而待人之强有禮以為庇幸敵之少懦以苟安者愚而已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此三駕之二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亳蒲洛反公穀作京

左傳四月諸侯伐鄭鄭人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數伐鄭皆罷于道路 程子曰鄭服而同盟也旋復從楚伐宋

云同見其反覆　杜氏曰亳城鄭地　任氏曰偃師也故湯都　啖氏謂鄭不與盟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楚未知鄭陰附晉率鄭伐宋而鄭從之　左氏謂楚乞旅于秦將以伐鄭討其從晉鄭伯逆之因與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此三篇之三

左傳九月諸侯悉師此夏諸侯皆復來以復伐鄭觀兵于鄭東門鄭人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二盟不書不告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侯不相備也禁侵掠晉使叔肸叔向告于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

杜氏曰蕭魚鄭地 何氏曰中國以鄭故三年之中五起兵至是乃服其後無干戈之患二十餘年故喜

而詳録其會　孫氏曰言伐言會者得鄭之辭也鄭自桓文後晉楚爭之久矣晉悼比歲大合諸侯今始得之亦能有鄭踰二十年此晉悼之績也　陳氏曰有地會而後伐者矣未有伐而後地會者也地會而後伐未集事之辭也伐而後地會集事之辭也

公至自會

程子曰兵不加鄭謂觀兵于東門故書至自會　李氏曰厲公三伐終以伐致悼公三伐終以會致春秋之立文

精矣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穀作良霄

左傳鄭人使良霄大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 杜氏曰書行人言非使人之罪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所以通命示整或執殺之皆以為譏石㚟為介故不書 釋例曰使以行言言以接事信令之要

台亦果受命者乎　杜氏曰琅邪費縣南有台亭鄆莒邑　宿始繼父為政即城費以固其私邑繼而作三軍分公室今而救台遂入鄆又取邑以自廣昭公遜定無正夫豈一朝夕之故哉　劉氏曰公羊云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非也伐一事也圍一事也取一事也三者不相亂穀梁云取邑不書圍安足書也亦非也取邑不書有所避耳

夏晉侯使士鲂來聘

左傳來聘且拜師

秋九月吳子乘卒（吳始書卒）

左傳秋吳子壽夢卒（壽夢吳子之號）臨於周廟禮也（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以鄭祖厲王立所出王廟知其然也哀二年蒯聵禱云敢昭告皇祖文王是衛亦立文王廟也郊特牲曰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公廟之設于私家非禮也而諸侯得立王廟者彼謂無功德非王命而輒自立之則為非禮魯衛有大功德王命立之鄭祖厲王亦然）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于城外向其國）同姓於宗廟（所出王之廟）同宗於祖廟（始封君之廟）同族於禰廟（父廟也同族謂高祖以下）是故魯

先守其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周大夫

結之

公如晉

左傳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　趙氏曰大國使聘即須自往拜之是公無寧歲也而左氏言禮也一何謬乎此自別事故須往耳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左傳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　趙氏曰從朝還非有

軍戎險難之事何書勞之有　杜氏曰還告廟及飲至及書勞三事徧行一禮則亦書至悉闕乃不書

夏取邿（音詩公作詩）

左傳夏邿亂分為三師救邿遂取之凡書取言易也（不用師徒及用師徒而不勞雖國亦曰取）用大師焉曰滅（敵人距戰斬獲俘馘用力重難雖邑亦曰滅）弗地曰入（謂勝其國邑不有其地）杜氏曰邿小國任城亢父縣有邿亭　劉氏曰左氏曰凡書取言易也非也春秋褒善貶惡難易何足記乎　晉始息民是

以楚侵宋而不報魯取邿而不討取無大亂而已

附左傳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綿上以治兵為將命軍帥也必蒐而命之所以與衆共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荀偃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七年韓厥老知罃代將中軍士匄佐之習謂久熟故相佐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代罃士匄佐之位如故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以武位卑故不聽更命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自新軍起四等代偃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黶亦如故絳自

左傳吳侵楚楚敗吳師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為吳謀楚也　吳氏曰左氏以此會為為吳謀楚然吳在向而晉率諸侯之大夫往會之是晉有求于吳非吳有求于晉也疑左氏所載事迹非其實　杜氏曰叔老聲伯子也魯使二卿會晉敬事霸國晉人自是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故叔老雖介亦列于會向鄭地齊子叔老字言晉敬魯使經所以並書二卿　胡傳使舉上客而叔老並書季孫宿以卿為介叔老介于宿蓋

二月乙未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晉秦兵爭止此

左傳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至于棫林棫音域反不獲成秦不服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有是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

而公監之故曰卿不行非禮　趙氏曰若有單公經

不應不書故知妄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公羊傳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　杜氏曰遇魯地書

至遇公畏齊不敢至成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左傳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郛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所以能得諸侯服鄭而駕楚也然能服諸侯而不能杜大夫用事之漸能得鄭而不能掩失陳之責能駕楚而不能蓋誘吳之非蕭魚以後凡三大會荀偃士匄儼然臨之何謹於諸侯而縱於大夫乎陳不可棄猶鄭不可舍也戍陳之役以為有陳非吾事無之而後可鄭雖向晉陳竟歸楚何工於撫鄭而拙於懷陳乎吳不可啟猶楚不可張也會向之役欲數吳不德以退吳人亦已晚矣楚患少息吳憂復甚何明於治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左傳許男請遷于晉欲叛楚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唯以其師討許之不肯遷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鄭與許有宿怨故其君親行穆叔從公從公歸齊子師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夷平也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棫林函氏皆許地按許小國也嘗請遷于楚矣楚子徵求之重鄭之陵偪之頻聞晉悼之風義所以又請遷於晉也然以悼不能

有陳而平又豈能保許乎亦不量力矣然小國來而撫之義也其君臣之謀未協許大夫不可盡諭之以德而遽加之兵乎書伐許見不務德而勤兵也不先書主兵之荀偃而書後至之鄭伯臣不可過君也宋稱人蓋微者　按春秋之例用兵則主兵者為首大夫雖主兵不得在諸侯上此經所書正其明例左氏乃別生義曰為夷故也說者謂禮卿不會公侯而可以會伯子男此處欲示叔老可以會鄭伯故荀偃在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牼若耕反公穀作瞷音閑

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左傳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曹邑毁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罵也之曰親逐而君蒯與父共逐其君爾父為厲父為惡首故以惡鬼罵之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桃公

作洮高厚左無齊字

杜氏曰弁縣東南有桃虛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冬邾人伐我南鄙

左傳爲齊故也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白狄始來不言朝狄不能朝亦不與其朝也夷狄於

天子世一見諸侯不得通也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贄天子而讓也况守藩之臣乎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左傳爲曹故也　按石買即前年伐曹者使晉治之以其罪則不當書行人傳與經不合

秋齊師伐我北鄙穀作齊侯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左傳晉侯伐齊將濟河中行獻子以朱絲繫玉二瑴古學反雙玉曰瑴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民神之主也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湨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防有門于門外作塹横行廣一里故經書圍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巫山在盧縣東北晉人使司馬斥候也山澤之險

疾也晉討得其罪與衆同欲而非爲其私也故書同
圍以與之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左傳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楚令尹公子午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楊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

善

取邾田自漷水漷好虢反又音郭

左傳遂次于泗上疆我田正邾魯之界也泗水名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 孔氏曰邾在魯南田在漷水北今更以漷水為界取邾漷北之田歸于魯也十六年命歸侵田此年正邾魯之界則此田舊是魯界邾人取以為 有今日使之歸魯故曰取邾田也公羊傳曰其言自漷水何以漷為竟也何言乎以漷為竟漷移也

其意言郕魯以漷水爲竟漷水移入郕界魯隨而有之其説不可通也　杜氏曰漷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

季孫宿如晉

謝討齊并疆郕田也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前討齊未得志齊師自遁獲其殿者二人而竟未得其成　故荀偃卒而視

不可舍欒盈有所不嗣事于齊有如河之語則此衛之師其晉命與于強弗友無剛克之德而以興戎于服人之道末矣況衛侯播越在齊已不能正而又使其賊臣主兵以臨之不亦甚乎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環公作瑗

左傳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子公反聲姬生光以為太子兄子曰姪顏鬷皆二姬母姓因以為號懿聲皆謚諸子諸妾姓子者仲子戎子皆宋女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

已衛奔高唐以叛光謂衛教公易已高唐在祝柯縣西北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于君而伐齊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　穀梁傳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怒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為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讓矣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為士匄

者宜柰何宜墠帷而歸命乎介除地為墠于墠張帷反命于介介歸告君

君命乃還不敢專也胡傳使士匄未出晉境墠帷而歸命乎介可也已至齊地則進退在士匄矣況喪必不可伐非進退可疑而待請者故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善之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左傳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齊地而兼其室

高氏曰齊高厚嘗帥師伐我矣晉新行義於齊齊侯始立而欲親晉故歸罪於高厚而殺之以説于晉此明年所以與澶淵之盟也　張氏曰殺高厚者崔杼亦莊公之志也故以累上之辭言之　汪氏曰微崔杼之力莊公固不得立然崔杼殺高厚慶封討夙沙衛明年復使慶佐為大夫誅牙餘黨崔慶自是專權而射股之禍兆於此矣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左傳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宫之難與純門之師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　胡傳不稱鄭人者嘉則有罪矣而子展子西不能正以王法乃利其室而分之有私意焉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尉止入西宫殺三卿子孔知而不言前年楚伐鄭門于純門子孔召之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郛

左傳懼齊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左傳齊及晉平盟于大隧地闕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齊晉平魯懼齊故為柯會以自固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四章曰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叔向曰肸敢不承命　杜氏曰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柯城

城武城

左傳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解之故二國自復共盟結其好　速代父為卿未練而從政無復三年之喪也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則始不三年其昉於速與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澶市然反）

左傳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　按齊靈之不道諸侯圍之而不服士匄帥師伐之聞喪而還晉有禮矣加以莊公初立亦欲求成以自定是以為此盟也然感

先君之志而成之順也楚政無常求寛其民恵也用事者安楚弗欲而殺之故稱國而不去其官言殺無罪也履其母弟不奔中國而獨奔楚不與其兄同志書者罪之也

陳侯之弟黄出奔楚黄公穀作光後同

左傳陳慶虎慶寅陳卿畏公子黄之偪恐奪其政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同欲之晉楚人以為討公子黄出奔楚欲自理也

書曰陳侯之弟黄出奔楚言非其罪也公子黄將

禮絶今始復通故曰初繼好息民故曰禮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左傳報向戌之聘

附左傳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悼子甯喜

來奔内外之辭　汪氏曰定十五年城漆即庶其邑

胡傳小國之大夫不書其以事接我則書如莒慶秦術之類以事接我皆書名非專以重地

漆一邑閭丘一邑而不言及者庶其之私邑所受于君而食之者也書名書地而竊邑叛君之罪見矣書來奔而魯受叛臣納其地之罪亦見矣

按昔莒僕以寶玉來奔季文子使出諸竟今宿乃自受庶其之奔盖納莒僕者宣公也故行父假公義以匡君而實陰以攬權焉今已作三軍分公室

則納叛人與其邑皆季氏之有爾故不復顧前日之言矣自受庶其其後莒牟夷邾黑肱接踵而至曲阜之地遂為盜藪然皆非公意也襄公如晉而庶其以漆閭丘來昭公如晉而牟夷以牟婁防兹來昭公在乾侯而黑肱以濫來為盜藪者實季氏也季康子患盜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盜與季氏其所取不同而其欲同也季氏以百乘之家而猶患貧患寡至富於周公而不自知其足彼小人貧而不勝其欲

以至於竊又何怪焉孔子告康子之言則春秋書三叛人以戒為國者不可見利忘義之意也　附左傳齊侯使慶佐為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於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三子齊公族言莊公斥逐親戚以成崔慶之勢終有篡弑之禍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左傳欒桓子黶娶於范宣子生懷子盈范鞅以其亡

已吾莸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下軍佐）宣子使城著（晉邑）而遂逐之（在外易逐）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十子皆晉大夫欒盈之黨也）囚伯華叔向籍偃欒王鮒（晉大夫）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祁奚食采于祁因以為氏祁縣今屬太原）欒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何能言皆得行）祁大夫

外舉不棄讐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欒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一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按欒書弑君而免於討欒黶汰而以內亂亡其家盈奔雖非其罪而積惡有自來矣

夏四月

附左傳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鄭卿官公孫僑子産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

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薦至薦仍也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口實但有其言而已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秋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附左傳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

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　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黑肱子張）歸邑於公召室老宗人立段（段子石黑肱子）而使黜官（無多受職）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四時祀以一羊三年盛祭以羊豕殷盛也）足以供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已伯張卒君子曰善戒

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泄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從子尸於朝欲犯命取殯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讐吾弗忍也遂縊而死

杜氏曰傳譏康王與人子謀其父失君臣之義棄疾之事與唐李懷光之子李璀甚相類璀嘗諫

欒二慶之族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屈建楚莫敖陳人城治城以距君板隊而殺人隊直類反板城築之板也慶氏督役怒其板墜遂殺築人言其虐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　按慶虎慶寅據國叛君其罪大矣不正其誅而稱國以殺何也見陳侯之不能以罪討也小人欲專其權寵而不能遠至欲去其介弟以除偪而不能保使肆誣於大國而不能辨幸而公子黃之理得申陳侯始得因楚之力以討叛而二賊以城

築之虐自見殺于役人之手故不以討賊之辭言之使陳能討賊則必如欒盈良霄之例矣使楚能爲陳討賊則必如夏徵舒慶封之例矣　杜氏曰二十年二慶譖黃黃奔楚今陳侯往楚乃信黃言及史異辭無義例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杜氏曰諸侯納之曰歸黃至楚自理得直故爲楚所納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左傳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藩車之有障蔽者若使媵妾在其中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胥午守曲沃大夫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

何貳之有盈出偏拜之謝衆之思己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魏舒以晝入絳晉國都或告曰欒氏至矣范宣子懼奉公以如固宮固宮之有臺觀備守者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驂乘必持帶防隊隋遂超乘跳上獻子車右撫劍左援帶叔之命驅之出僕請請所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左傳秋齊侯伐衛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弗聽陳文子（完之孫須無）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言有急不能顧君欲弑之以說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齊侯

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穀梁傳其曰正臧孫紇之出也蘧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

杜氏曰阿附季氏爲之廢長立少以取奔亡書奔罪之

晉人殺欒盈

左傳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　公羊傳曷爲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

穀梁傳惡之弗有也　何氏曰稱人討賊辭